

●红色扎西研究

红军集结扎西与国统区报刊相关新闻报道研究

唐靖, 袁文焜

(昭通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进入云南, 集结扎西, 历经扎西会议与扎西整编, 得以恢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实现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起点。对于红军长征以及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追堵截,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新闻媒体有大量的跟踪报道, 刨除其中因立场而产生的歪曲成分, 分析国民党军针对红军长征而开展的各种防堵措施, 不失为后人研究长征史的一种独特视角, 对拓展扎西会议研究也不无补充。

关键词: 红军长征; 扎西集结; 新闻报道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408 (2023) 04-0074-06

昭通是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长征经过的革命老区。1935年2月初, 中央红军集结威信、镇雄, 召开扎西会议, 实现“党中央领导尤其是军事领导”的改变, 恢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成功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党史界之前的相关研究, 较多关注于长征期间敌我双方指挥中枢的往来电文, 以及当事人的日记、回忆等资料, 客观上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 但也面临研究瓶颈。本文拟改换视角, 对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报刊的相关新闻报道作适当分析, 梳理国民党方面在围追堵截红军过程中, 其中央军与川滇黔地方军阀之间相互矛盾的布防措施, 实际上也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另一个原因。

一、红军集结扎西前国民党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

1935年1月19日上午, 中央红军主动撤出遵义, 兵分三路向黔北进发, 准备攻占土城, 在黔北夺取渡口, 北渡长江进入川西, 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中央社20日、21日电报为此宣称: 黔军连日与红军“激战于刀靶水、懒板凳一带, 迭获胜利, 竟于19日将遵义城完全克复, 并乘胜追至遵义城北30里之牛蹄塘”, “遵义城亦完全克复, 秩序如常”^[1]。

但由于中央红军1月24日至1月28日的土城战役情报失误、误判敌情, 导致作战失利。国民党方面的报刊对此次战役也多有报道, 例如《云南民国日报》援引重庆“中央社”31日的消息说: “二十八日经我数十次肉搏, 并集中机炮同时猛轰, 战斗异常激烈。”^[2]面对复杂形势, 中革军委遂改变原定渡江计划, 于29日凌晨兵分三路, 从土城、元厚一带西渡赤水河, 逐步摆脱敌人。2月4日, 中革军委纵队第一梯队驻石厢子休息。2月5日, 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行动部署电, 提出“以集结扎西之目的”^{[3]554}。2月7日, 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向中革军委建议, 转向云南扎西集中, 以便部队休整^{[4]124}。中革军委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电令各部“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 向滇境镇雄集中”, “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5]483-484}。

国民党方面迅速捕捉到这一动态, 对各军的围堵作出调整。此时的敌情极为严重, 蒋介石为了围歼红军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 纠集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和湘军7个纵队、150多个团、40余万兵力, 组成专门负责追剿中央红军的第二路军, 任命龙云为总司令^[6], 薛岳为前敌总指挥, 从四面八方方向红军合围。《大公报》载: 蒋介石指令“薛岳、刘建绪为追剿军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 为追剿主力; 上官云相、徐源泉为预备队; 滇军扼守毕节、

收稿日期: 2023-07-11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社规划项目“红军长征过云南新闻史料整理与研究”(YB2022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唐靖(1972—), 男, 云南昭通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研究。

镇雄,川军扼守长江南岸”^[7]。川军刘湘对金沙江上起匙滩头下至宜宾,以及长江上自宜宾下达江津的沿河北岸,均令赶筑工事,并于各要点构筑碉堡;金沙江南岸各县要隘,亦严令限期赶修碉堡工事。此外由宜宾至江津河流,停泊有兵舰及装甲商船,随时游弋江面,防备红军渡江^{[8][405]}。

《申报》在分析红军有转向川南的可能时,报道云南省政府相关决议:“(一)本省迤东应组织昭通九属临时防共民团总指挥部,直隶十路总指挥部。该部设于镇雄,并督率地方官建碉堡。

(二)令兵站处办迤东各属步哨兵站驿站,以便大军通过。”^[9]

《云南民国日报》对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委员会相关布置记述更详,其中包括:“一、决定组织昭九属临时防共民团指挥部案,议决:现在共口已有西甯模样,本省昭九属地方,与贵川接壤,防堵自属重要,各属民团应即一律认真办理。兹议决组织‘昭九属临时防共民团总指挥部’,直隶第十路总指挥部,主持一切,并决定下列各点:

(一)委禄国藩为总指挥,景士奎、杨宏光为副指挥。

(二)该部设置于镇雄。(三)组织后,应督率该地方官将通行大道及要隘地方,详细查明,先行构筑工事,急建碉堡,以资防堵。(四)各属团队,在此防共期间,统归该部统一指挥,并联络各殷实巨绅,协同筹商,预为防堵。(五)该部所需人员,准由第十路总指挥部、参军副官两处现职各级军官中拨调十余人,作该部职员,以资派遣。该部内设秘书主任一人,秘书二人,书记兼经理一人,录事二人,卫兵一小队,以三十人组成之,自行招募,其应需枪枝,由总指挥部发给。(六)该部经费,应即造具预算,呈由第十路总指挥部核发,其一切官佐出差旅费,并准照章支給。(七)镇彝游击队,准就近由该部指挥。

(八)副指挥部不组织。二、主席提议,由总部令兵站处设迤东各属步哨兵站、驿站等案,议决:现在迤东各属,接近川南各县,关系重要,应由总指挥部即令兵站处于威信至镇雄间,速即组织递步哨;毕节至盐津之横行线所经过,如镇雄等处,速即组织兵站及驿站,沿途中道路,能否通过,炮兵应即令县查明,早日修理定结,勿得疏虞。”^[10]

此时滇军主力远驻贵州毕节、威宁一带,在对红军行动作出新的分析后,加紧向滇东北地区

靠拢。滇军孙渡纵队“率领行营本部人员及特务营交通队等,先行出发,统计下月初二、三可抵宣威”^[11]。原驻防滇西大理之滇军第1旅,之前正在修竣地方公路,现因军情紧急,受命“即日开赴昭通待命,并负责迤东治安”^[12]。安恩溥旅则于2月7日“由毕节向威信、盐津前进”,2月9日在威信、镇雄间与红军相遇,双方“分头接战”^[13]。

二、国民党方面对红军后续行动的判断

由于滇军孙渡纵队的安恩溥旅和鲁道源旅已经先后进驻镇雄大湾子、芒部一带,中央红军到镇雄休整的原计划无法实现,红军总部改经两合岩,于2月9日晨到达威信县城扎西镇。2月9日至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扎西会议,会议的若干重大决议中包括再次改变中央红军的行军计划,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其不意跳出包围圈,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区进发。

此时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当局对红军行踪有多种判断,但认定红军极有可能将继续西进,经彝良、盐津再次抢渡金沙江。龙云致电蒋介石提出:综合各方情报判断,红军必由宜宾上游渡河无疑,如果截堵不及,红军渡江成功,则游移于四川雷波、马边、屏山地带,“前有大渡河,右界岷江,后限金沙江,左则蛮山绵亘,给养既窘,四面受敌,此亦天造地设。昔石达开拥众数万,即消灭于此”,若调重兵在山间严密布置,或许能成功围堵红军^{[14][531]}。蒋介石随即致电龙云,要求滇军“驻毕节主力可速移驻昭通、大关方面,以作向绥江方面出击之准备”^{[15][541-542]}。龙云同时饬令绥江、盐津两县县长,要求将绥江县属下游船只尽快调查清楚,必要时需尽数藏匿,不得停泊渡口;盐津县所有境内防御工事以及粮秣,先为着手办理,并认真防守沿江要隘,清查出入,联络川军,互通消息,以壮声势^{[16][532]}。

2月12日,国民党当局根据所得消息判定红军先头部已到彝良牛街,后部尚在黄水河附近,拟由盐津渡横江。川南“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即向川南各川军旅团发布命令,要求“刘旅由嵩坝向牛街推进,务在牛街通盐津道上,向右斜出,切实遮断”,务使红军不能由盐津通向雷波、屏山;郭勋祺则率领三个旅深入滇境,进入云南威信、牛街、盐津一带,分道向盐津豆沙关追击,与滇

军安恩溥旅配合,全力跟踪红军;潘文华本人则于8日移驻叙府,在金沙江沿线严密布防,居中指挥。中央军薛岳则督饬周浑元、王家烈等各部队积极向云南推进,希图与川军联络,将红军歼灭于横江、金沙江以东地区^[17]。

据2月14日《云南民国日报》的报道,川军总司令刘湘在通报川南战役军情时认为,红军经连续失利、损失惨重,正选择“狭隘小道”向“滇边逃窜”,只要川滇两省协同派兵截堵,全歼红军并不困难^[18]。同日的《新中华报》则补充:“刘湘令袁旅由筠连推进盐津,切实遮断由牛街过盐津及[普]洱之[路]”;“蒋旅现推进至滩头、普洱渡等地,范旅守威信,与黄水河、牛街之线”;郭勋祺师计三旅,一路跟踪红军,并电请龙云“飭部切实联络,以收夹击聚歼之效”^[19]。同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向南京发电报告:红军因损失较大,转入云南镇雄、威信两县境内,遍布各村寨,“异常零落”,“子弹已少,战斗力亦弱。现我第三纵队全部已到镇雄,有一部直达盐津,会同川军联合截剿矣。”^[20]

2月15日《东南日报》根据来自昆明的消息分析:红军在过叙永后,原拟取道筠连渡江向川西,但因高县、珙县一带有川军防堵,不能通过,乃间道入滇,拟由威信经盐津渡江。原驻毕节的滇军第三纵队各旅于7日出发,现已抵威信、镇雄间布置围剿,预估13、14两日将有剧烈战斗。该处地形险峻,加之红军给养困难,对当地人情、地形均极为隔膜;滇军则对地形熟习,器械犀利,可操胜算。沿江各渡口也已严密封锁,北岸川军重兵防堵,“预料经此次围剿,必可一鼓荡平”^[21]。

2月17日《申报》综合各方情报判断:红军分两路抵达威信后,又向牛街转进,企图渡江。适遇川军各旅向盐津、筠连前进堵击,红军“因子弹极感缺乏,不敢迎战,复回窜威信、雨洒河一带深山中”^[22]。

2月18日《大公报》载:朱毛红军拟在川滇边境经横江渡金沙江,入雅安以趋懋功、理番、松潘,与放弃通南巴的徐向前部会师,“再谋打通国际路线”,故近日以来,四川南北的红军“均分向其目的地奔窜,且极力避战,以免损失”。现其主力已由高县所属之洛表、王场,向云南之威信、镇雄、盐津急进,“川军各部已在金沙江北岸及横江各地

屯集重兵,期在堵截;并将川南剿口军队调入宜宾、屏山、犍为一线,以作应援”,预计在金沙江沿岸将有一番激战。南路总指挥潘文华由泸州移驻叙府后,于2月10日向各方发电通报说:朱毛红军自在土城失利后,“当分数道跟追截堵,原在我包围中,奈沿边各地山深林密,东冬(一日、二日)两日又大雨浓雾,道路泥泞”,追击部队转移稍迟,朱毛“遂得乘间漏去”,“良深惋惜”^[23]。

事后证明,以上报纸所依据的信息与红军真实行军路线相差甚远,但因对红军的作战能力深感顾虑,云南省民政厅电令昭通、大关、彝良、镇雄、盐津、永善、绥江等七县县长,务将“所有交通、粮秣及地方团队等项,应即赶速着手筹备,以赴事机而免贻误”^[24]。

三、龙云邀请川军入滇与川滇两省交恶

龙云被委以“第二路军”总司令职务后,不能不表示一点战场主动,2月6日飭令滇军前方各旅长,指明目前“滇军已成主攻,原来计划只在守边,现则为唯一追击之主要部队。况在此中外注目、各省大军会剿之际,一举一动,均观瞻所系,迥然不同”,要求各部一旦与红军接触,“勿惜牺牲,当以军誉为重”^[25]^[563]。基于对红军将由永善、绥江设法渡过金沙江的判断,龙云立即“严电永善、绥江两县县长,将境内所辖船只一律封锁”,务使红军不能渡江^[26]。《世界日报》也报道:“绥江位滇北,与川省接壤,距川境屏山县九十里。永善在绥江西南,东南距昭通百八十里,均川滇两省交通孔道。”龙云接到刘湘来电,声称红军战士“饥饿疲劳,沿途倒毙甚多,战斗力甚薄弱,请派队夹击”,龙即电令鲁道源旅,要求“乘其不备之际,即予痛击”^[27]。《琼崖民国日报》则称:红军撤退至牛街、威信各地,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得报后,即派所属第一纵队吴奇伟、第二纵队周浑元各部,由黔北仁怀、茅台向川南的古蔺推进截击,王家烈部向赤水、土城趋叙永,料定红军“现腹背受敌,更加以粮食、械弹接济断绝”,故“均无斗志”。而蒋介石也认为贵州红军已经“肃清”,特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令其负责处理贵州的善后事宜^[28]。

由于刘湘将川军的战果过分夸张,使得龙云求战之心非常强烈,连续向滇军各部下达追击令,认为红军“确系被川军各旅数次痛击,损失过巨”,

是消灭红军的“千载一时之良机”。他要求滇军各旅分头前进,“勿稍停顿,直抵大江,围而歼之”。为了鼓励将士起见,他还开出重赏,“无论军团,谁能擒获,或朱或毛,得其一者,除升级外,赏滇币一百万元。”^{[29]54-55}稍后龙云又再次下令称:红军自江西长征以来已成强弩之末,“沿途被击,逐渐溃散。土城被川军郭旅一击,消灭数千,入滇者不过万余。其目的在窜过盐、绥,并非夺踞镇雄”,“消灭之功,指日可待”。眼看“川军堵剿,声誉大振”,“我军若再不急起直追,将来收功在川,必致后悔莫及。”为此,他要求各旅长激励所属,以旅或以团为单位,分头猛进,务期抢占先机^{[30]56}。

但滇军各部的实际行动却让龙云非常失望:各旅行动迟疑,“每到一地,必拥挤一处,延挨多日”,“较之川军此次以旅或以团独立作战者,已成天渊之别矣”,以致让川军“貽笑大方”^{[31]59-60}。基于“拒红军于滇境之外”的宗旨和对本军的失望,龙云不得不向川军寻求援助,请刘湘“速派队迎头截堵,合同夹击”^{[32]59}。刘湘得到龙云的正式邀请,意味着可以名正言顺地插足云南,当即指示各路川军大规模入滇。龙云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将“川军出境远追,殊堪钦佩。唯我军剿共,近在咫尺,仍未进剿,实难为情”^{[33]60}作对比,激励部属勿稍懈怠。但川军来势凶猛,“以袁旅驻盐津,蒋旅驻滩头、普洱渡,范旅扼守威信、黄水河、牛街之线,郭、刘、廖三旅尾追”,表面上打着“会剿”红军的旗号,实则向云南大举渗透,龙云为此益加焦虑,急电要求前线将士迅速出击^{[34]65}。

在本省主席接连电询之下,滇军前线各级将领顿感颜面无存,同时川军围堵红军的“战果”也很快显露原形。2月14日,龙云向蒋介石通报战局时就指出四川方面张口闭口红军已经“崩溃”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据滇军可靠消息,红军实际人数仍在2万以上,与刘湘所报完全不符。此外,刘湘所说镇雄被红军占领的消息,“尤为不确”,实际仍在滇军掌握之中。龙云还不忘在蒋面前回敬川军说:将来红军如因堵截而不能通过盐津、绥江一线,“必回窜川境”,请刘湘好自为之^[35]。

此外,川军进入云南后的军纪问题,也备受云南各方面指责。安恩溥就报告说,郭勋祺部夜宿果洛坝期间,对民间骚扰“有甚于□”^[36]。为此,滇军不仅不愿与川军保持通气联络,还有意采取

种种措施阻挡川军行进,并催促川军尽快退出滇境。郭勋祺在向刘湘报告时就抱怨说:“□因威信、镇雄间之扎西大湾子蕞尔地域,不难兜剿,唯滇军已达我前方斑鸿沟,并阻止职部前进,虽侦探亦不能通过。”刘湘转报龙云,希望能考虑“川滇唇齿相关,谊切休戚”的大局,请龙云向部属开导,使两军能够“不分畛域,约期会剿”,切勿歧视。^{[37]63}蒋介石收到双方上诉,不得不出面调停,于2月20日致电龙云,希望彼此“协力同心,督饬部队,不分畛域,彼此联络截击”^{[38]71}。

但川滇两军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消除。1935年4、5月间,中央红军再度进入云南,川军再度入滇协防。四川地方报纸报道:朱毛红军向川边移动,“蒋委员长特调杨森开赴金江、横江方面防堵。连日盐津(即老鸦滩川滇交通孔道方面)货物云集。滇龙调大兵在昭通方面严防,刘文辉部也有大部沿金沙江防守。”^[39]此时正驻防贵州的郭勋祺及其川军“模范师”也经蒋介石调遣,由毕节取道镇雄、昭通,到金沙江边追堵红军。郭部途经镇雄时,沿途烧杀抢掠,给镇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镇雄各区、乡控诉川军残害人民的呈文联翩而至。关口乡乡长宋焕章在给县长杨国珍的报告中说:川军于本乡宿营期间,毫无军纪,纵横蹂躏:“民间粮谷,凭意践踏,鸡犬不留,骡马封尽,壮者概拉去当伏,其奸淫扫掠,无所不至,男女老少,唯有藏诸山林”。5月21日,第七区区长康席聘也在给县长杨国珍的报告中指出:川军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无一家不被掳掠,人民藏于山林、岩、洞、沟渠、墙内财物,完全被搜括殆尽”。县长杨国珍汇总各方情形,在报告批文中写下“川军纪律荡然”字句,并不得不承认广大人民“宁肯红军过,不愿川军来”,人民多有因此而倾向于红军者^{[40]287-296}。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新闻小插曲:郭勋祺师在从重庆用飞机运送军饷到昭通时,曾意外造成昭通一位民妇的伤亡。据四川《新新新闻》报道:“飞机日前由渝运送二十一军郭勋祺师火饷到昭通,抵昭时将钞包由空中掷下,误将民妇陈张氏头部击伤,随即毙命。郭师长以该妇情殊可悯,给洋一百元。昨并电请刘湘总司令核发,以凭归垫。刘氏已复电照准云。”^[41]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期间相关史事

的研究,在借助敌我双方指挥中枢的往来电文,以及亲历者的日记、回忆等文字与口述资料之外,还可以通过数量庞大的报刊新闻史料作辅助视角,理解国共两党策略博弈和红军长征胜利之源,以及国民党政权中央与地方之间内部矛盾的前因后果。但新闻史料在使用时也有若干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第一,由于当年绝大多数报刊均为国民党统治区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基本立场与态度是敌对与仇视的,因而其用词方面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侮辱性,对红军的评价也同样带有歪曲性。这些特点体现在上述新闻报道的标题与正文中,因而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材料时面临一定的困境:一方面为了避免误导,需要对个别文字与内容作某些技术处理;另一方面从研究角度而言,又需要尽可能地保持文献的原貌。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还须研究者进一步斟酌处理。以本文为例,凡原标题中涉及“匪”等字眼时,以“□”或“□□”代替;如果正文引用涉及此类文字时,则作相应删减。个别引文删减后影响对原文的理解者,则不得不作适当保留,还请读者理解。

第二,由于《红星报》等红军报刊对昭通、扎西等报道基本缺失,因而与本文相关的新闻报道内容就多来自于国民党军方信息,而出于邀功

请赏的目的,此类报道对与红军作战过程多有无限夸大其战果之处。例如2月17日的《大无畏报》报道川军在叙永各地作战,说“红军仍被我章、范、刘、徐各部节节截杀,共约毙□七千左右,俘获者亦数百人”,红军“损失奇重,沿途人马倒毙络绎,团防得枪者亦数十百枝不等”,据“沿途土人计数”,红军剩余者“已不过六七千人”,“窜往滇省,为力至薄,如果友军能及时协剿,实不难肃清也”^[24]。2月25日的《益世报》载:前敌总指挥薛岳致电龙云时声称,红一军团某出纳员向该部投诚,“供称”红一军团“窜抵威信扎西,被我孙纵队击溃后,回窜海坝、营盘山、麻基堡、白沙河、宝庄一带地区”,传闻“朱毛有化装潜逃”的消息^[42]。2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援引来自重庆的消息,报道红军在太平渡遭遇川军的截击,“激战甚烈,获枪二百余枝”;红军在争渡时“挤断浮桥,落水死者无算”。该报道甚至造出朱德总司令已经去世的消息:“查经过古蔺境与□同行,有灵柩四具,其一具有护卫数百,疑系朱德尸身。”^[43]凡此种种自欺欺人信息的传播,对长征期间难以阅读到敌人报纸的红军影响甚微,但夸大扭曲的战果汇报却成为国民党各级军方决策失误的根源,也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黔军收复遵义[N]. 云南民国日报,1935-01-23(2).
- [2] 川军占领土城[N]. 云南民国日报,1935-02-02(2).
- [3] 关于我军五日行动部署(1935年2月4日)[C]//周朝举.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分册.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 [4] 杨尚昆. 杨尚昆回忆录[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5] 中革军委关于红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1935年2月7日)[C]//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3-484.
- [6] 龙云就二路军总司令职[N]. 西京日报,1935-02-10(2).
- [7] 朱毛□部继续西窜到达土城[N]. 大公报(天津),1935-01-29(1-3).
- [8] 四川南岸剿□军总指挥部24年1月份剿□工作军事报告书(1935年1月)[C]//周朝举.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分册.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405.
- [9] 追剿军向赤水急进[N]. 申报,1935-01-31(1-3).
- [10] 省府委员会四百九次会议组织昭九属临时防共民团总指挥部[N]. 云南民国日报,1935-01-25(6).
- [11] 滇军总部行营本部今日可出发 孙主任志舟日内乘汽车启节[N]. 云南民国日报,1935-01-28(6).
- [12] 总部电大理驻军开赴昭通待命[N]. 云南民国日报,1935-01-30(6).
- [13] 金沙江川军布防 滇军在威信盐津与□接触中[N]. 东南日报,1935-02-13(3).
- [14] 龙云建议于雷波马边屏山间聚歼红军(1935年1月30日)[C]//周朝举.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分册.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531.
- [15] 蒋介石飭滇军移驻昭通等地作出击准备(1935年2月1日)[C]//周朝举.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分册.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541-542.
- [16] 龙云飭绥江盐津县长藏匿船只防守要隘(1935年1月30日)[C]//周朝举.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分册.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532.

- [17] 朱毛入滇图窜川西 川滇黔军正协同堵截中 [N]. 大公报 (天津), 1935-02-13(1-3).
- [18] 川南□部连日被击 企图取道滇边渡江入川 [N]. 云南民国日报, 1935-02-14(6).
- [19] 刘湘令袁旅遮断通盐津路 [N]. 新中华报, 1935-02-14(2).
- [20] 龙云电京称大军抵镇雄 一部到盐津联川军截剿 [N]. 新民报, 1935-02-16(1).
- [21] □拟间道入滇 甯威信盐津渡江 我军抵威信镇雄间布置围剿 [N]. 东南日报, 1935-02-15(4).
- [22] 川滇军会剿朱毛□□ [N]. 申报, 1935-02-17(1).
- [23] 川南北□企图联合 [N]. 大公报 (天津), 1935-02-18(1-3).
- [24] 民厅电令昭通以下各县 赶办团队速筹粮秣 [N]. 大无畏报, 1935-02-17(3).
- [25] 龙云就任 2 路军总司令告诫滇军将领 (1935 年 2 月 6 日) [C]// 周朝举.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 中集·第 1 分册.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563.
- [26] 朱毛图窜川西 一部回窜川南 [N]. 大公报 (天津), 1935-02-18(1-3).
- [27] 龙云电令永绥两县封锁船只 [N]. 世界日报, 1935-02-18(3).
- [28] 朱毛散窜各处 川军现仍积极追剿中 [N]. 琼崖民国日报, 1935-02-22(2).
- [29] 龙云因红军入滇命滇军各旅分头追堵电 (1935 年 2 月 12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54-55.
- [30] 龙云催饬各旅奋力追堵电 (1935 年 2 月 12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56.
- [31] 龙云命滇军即向镇雄威信红军进击电 (1935 年 2 月 13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59-60.
- [32] 龙云请刘湘于滇川边界会同夹击红军电 (1935 年 2 月 13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59.
- [33] 龙云再命滇军各旅进击电 (1935 年 2 月 13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60.
- [34] 龙云饬孙渡速向入滇红军进击不必观望电 (1935 年 2 月 14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65.
- [35] 龙云申明刘湘所报红军入滇人数及进占镇雄等情与实际不符电 (1935 年 2 月 14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63.
- [36] 安恩溥决定所部寒日向扎西前进电 (1935 年 2 月 13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62.
- [37] 刘湘以川军郭勋祺部入滇受阻致龙云电 (1935 年 2 月 14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63.
- [38] 蒋介石饬滇军与川军、中央军协力同心电 (1935 年 2 月 20 日) [C]//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 (云南部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7: 71.
- [39] 滇军扼守昭通 蒋调杨森防金江横江 [N]. 新新新闻, 1935-05-11(6).
- [40] 镇雄区、乡关于川军烧杀抢掠残害人民的呈文 [C]// 红军长征过昭通. 昭通: 昭通报社, 1986: 287-296.
- [41] 昭通空中飞机肇祸 误死民妇一名 郭勋祺给百元 [N]. 新新新闻, 1935-05-11(6).
- [42] 滇军奉命向牛街盐津推进 [N]. 益世报, 1935-02-25(3).
- [43] 龙云电告彝良镇雄威信业已相继收复 [N]. 广州民国日报, 1935-02-27(4).

Study on the Related News Report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Kuomintang Ruling Area during the Red Army's Gathering in Zhaxi

TANG Jing, YUAN Wenku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aotong University, Zhaotong 657000, China)

Abstract: In February 1935, the Central Red Army crossed Chishui and entered Yunnan during the Long March, gathering in Zhaxi. After the Zhaxi Conference and reorganization, they were able to restore flexible strategic tactics and achieve a decisive victory starting point in strategic transfer. For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and the encirclement and interception of the Red Army by the Kuomintang army, there was a large amount of tracking and reporting by the news media in the Kuomintang ruled area at that time. If we can eliminate the distorted elements caused by the enemy's stance and truly analyze the various anti blocking measures carried out by the Kuomintang army against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it would be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Long March, and it would also be a supplement to expanding the study of the Zhaxi Conference.

Key words: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Red Army Gathering in Zhaxi; news coverage